

## 椰子声声

◎孟祥杰

“椰、椰、椰”，伴随着敲椰子的声音，耳畔传来了一声声的吆喝：“卖豆腐嘞——！”如今，敲椰子的声音已很罕见了，而它却瞬间勾起了我对往昔岁月的回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曾出现过很多手工豆腐坊。人们大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起早贪黑做豆腐，也大多推着小车或用扁担挑着装豆腐的筐子走街串巷，边走边敲着椰子吆喝，因而手持的椰子也成了卖豆腐人的一个标志，只要朴实厚重的椰子声传来，人们便知道卖豆腐的来了。因为那一担担、一块块洁白滑嫩的豆腐，很多家庭有了些许收入。

外祖父所在的村落是寿光营里镇西黑家子村，也是当地四里八乡中豆腐做得最出名的地方，至今还流传着“二百扁担出西门”的故事，因为自己小时候曾在外祖父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缘故，所以从小便熟知做豆腐的工序，以及许多与豆腐有关的有趣的人和事。幼时单纯而快乐的记忆里，倘若买豆腐的人得知是西黑家子的豆腐，许多的男男女女便跟着围上来，不用细看便称上一大块，然后美滋滋地回家烹饪去了。于是，用餐时间一到，附近一些住户的窗户里便飘出炒豆腐、炖豆腐、煎豆腐、凉拌豆腐等特有的香味。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虽然现在做豆腐能用上现代化的机器，但在以前却是实打实的手工操作，是真正的“手工作坊”活儿。儿时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半夜里偶尔醒来时，睡眼朦胧中也会看到舅父等人把早已泡得胖大起来的黄豆围着磨盘上方的磨眼堆着，一圈一圈地推着磨盘，边推边往磨眼里加着清水，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就起床磨豆浆了。正因为做豆腐需要三更睡五更起，所以民间也有俗语道：“人生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当白白的、稠稠的豆浆在大锅里煮开后，整个屋子里便氤氲着浓浓的豆香味，那种特有的香气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萦绕在自己的脑海深处。而那时最盼望得到的美味里，便包括着有时能喝到的一碗熟豆浆，自然也会有滑滑的豆腐脑或嫩嫩的豆腐了。

那时幼小的我并不知道豆腐制作中“卤水点豆腐”的原理，长大后才终于明白，做豆腐的过程中“点卤水”是最关键的一步：点少了，豆腐嫩；点多了，豆腐老，也吃着苦。而舅父所在村的乡亲们豆腐做得格外好，除了原料地道、肯下功夫等因素外，或许也与他们“点卤水”的技术掌握到位密不可分吧。

这些年来，随着更多农民外出打工和收入渠道增多，制作豆腐的手工作坊渐渐稀少了，除了少数年长的人还在坚持着传统的技艺，豆腐制作早已被现代化的机器加工替代了，而手工制作所特有的豆腐香味也或多或少地跟着远去了。如今，和很多早年吃惯了手工豆腐的人一样，自己想起吃豆腐的时候，会格外注重挑选那些据说是手工做成的豆腐，虽然价格会高一些，却往往豆腐味更浓。而这一块块洁白如玉、营养丰富、散发着清香的豆腐，不仅唤起了我几十年前味蕾的美好记忆，也时常让人忆起与豆腐有关的许多故人与故事。

“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色比土酥净，香逾石髓坚。”相传西汉刘安偶然发明豆腐以来，两千多载的悠悠岁月里，不管是加石膏的南豆腐还是“点卤水”的北豆腐，煎、炒、蒸、煮、炸的人间烟火的氤氲中，这一食材不知催生了多少道美味，更不知滋养了多少生灵。朴实浑厚的椰子声声里，飘荡着几多的历史、勤劳与智慧啊！

## 沂山行并记

◎王庆德

沂山为五镇之首，有“东来第一山”“小泰山”之誉。巍巍然，雄踞鲁中，其三峰耸峙，群山向之俯首。古长城横亘东西，见古齐鲁之分野。大石盘盘，巉岩危立，绝壁倚天，人望而嗟叹。穆陵关扼山左之要冲，向为兵家所重。山发四水。阳出沂、沐，东南流归黄海；阴出弥、汶，北去入于渤海。山中多泉，著者如圣水泉、鸣琴泉等，计有十数。瀑布百丈，碧潭珠连。东镇湖、沂山湖嵌于山之两麓，如人双目，晶晶湛湛然。

山崔巍，水灵秀，望之苍茫者，繁花碧树也。法云寺，东镇庙多古木，山麓则多刺槐。春暮夏初，举步登攀，初见如绿树积雪，渐进则玉屑片片，及至半山，刺槐渐为松柏所代。遥看似绿云蔽山，近睹树奇而势异。盘龙松，迎客松，栗抱松，或倒挂于悬崖，或挣扎于峭壁，造化之神奇，堪称鬼斧神工。而千年银杏，唐槐宋柏明松，英姿伟岸，倔强峥嵘，观之清而神旺。

山钟灵毓秀，人自向往之。汉武帝东巡，率百官登临。宋太祖建庙以祀。自此，历代祭祀不辍。元穆穆耳，明朱元璋、清之康熙，四御神赫然而立；重臣代祭，文人纪游，诸刻石列之如林。诗赋文章，法书图绘，壮山之神采，记事之变迁，鉴古而启今。

沂山之概大略如是。至于烂漫之春花，飘渺之云海，如丹之霜林，琼葩雾凇，堆雪玉树，人皆知之，故列而不及。

记过四百言，仍未尽胸臆，更赋短章沂山行，以寄余怀。曰：

伟哉沂山，势凌霄汉。  
崛起齐鲁，气象万千。  
超然卓立，玉皇之巅。  
二麓各异，奇石绝巘。



沂山玉帝庙 郭超 摄

古松迎客，夕照翠晚。  
峭壁百丈，飞瀑流寒。  
御祀神庙，缭绕香烟。  
碑碣如林，文字璀璨。  
雄雌连理，银杏参天。  
松涛夜听，日出晓观。  
清风丽日，碧海豆连。

空蒙细雨，云生山洞。  
花繁木翳，霜叶雪原。  
四时景致，秀色可餐。  
聚精凝华，拒恶纳善。  
积以岁月，高洁伟岸。  
物人一体，造化使然。  
鄙俗弃之，是为尊焉。

## 光影潍坊

摄影：常方方  
拍摄地点：潍坊植物园



潍坊日报与潍坊诗词学会主办

## 放飞风筝感吟

◎刘树亮

蜈蚣牵放九霄端，背负苍穹俯锦川。  
块块菜田迷宇宙，幢幢楼阁入云天。  
文娱表演欢情一，科技飞腾喜事连。  
潍水挥毫雄壮志，沂山作证写新篇。

## 临江仙·龙头蜈蚣风筝咏赞

◎于志超

呼啸一声腾北海，凌空雄起长龙，排云拨雾傲苍穹，壮游凭境界，气度自从容。  
绝技传承三百载，匠心成就神工，蔚都盛会喜相逢，寄怀飞绮梦，慷慨嫁东风。

## 临江仙·龙头蜈蚣风筝

◎郭顺敏

小技独雕天趣满，老龙起驾游春。穿云破雾看天真，须呈丝样细，目带百分神。  
笑向东风行大礼，摇头摆尾迎人。一出山海作狂吟，飞腾藏梦脚，脊骨透族魂。

〔双调·沉醉东风〕

## 潍坊国际风筝会咏叹

◎何远见

春日里风筝入眼，潍水前美景开篇。“燕雀”追，“鱼龙”转，谁还把“天官号”放在了云边。什么都能线下牵，想到的全能整上天。

## 咏风筝

◎包美荣

千尺游丝凭借力，生涯惟向清风侧。  
翩跹长带绕金龙，浩瀚晴空飞玉勒。  
好梦相期接大荒，壮心未已在中国。  
铮铮筋骨傲苍穹，聊对山高云默默。

## 假如

◎王庆贵

假如我是一颗露珠  
裹着星光和月色的衣  
从那片云的指尖滑落  
跋涉过拥挤的泥土和岩石  
我和我们相聚在这里  
我们是泉也是远行  
和远行者的舟

假如你是一粒种子  
胚着霓虹般高远的梦  
在松涛的弦上惺忪  
走过你的身旁  
掬你在远行的舟里  
我和我们送你去  
梦可以展开的远方

在时光荏苒的脚步里  
你已悄然茁壮  
我们一直在你身边  
和你每一片叶子握手  
和你每一缕根须相拥  
在每一个清晨和傍晚  
在每一片晨光和暮色里

## 朝花夕拾

## 春天的香椿树

◎胡明宝

古诗里说，鸭子能最先感知到春江水暖，那么扎根在土里的植物呢，谁能最先感受到春天的温暖，热情地用嫩芽拥抱早春呢？在我眼便里是香椿树了。

冬的离去和春的降临，总是经历拉锯战，战斗的结果一定是催发万物，自带强大活力的春天，赶走了冷着面孔让大地陷入肃杀的冬天。大地虽然挣脱了僵硬的束缚，春天也呼出了第一缕气息，但往往是旷野还没有醒来，种子还在沉睡，小河还没有彻底甩掉冰的铠甲，柳树还在积蓄发芽的力量……这时，香椿树先于它们醒来了，正是香椿树悄然敲开了春天的大门。

香椿树站在土坡上，园子里，墙角边，杂树林中间，光溜溜的枝梢上早早鼓起了骄傲的胖乎乎的芽苞，芽苞大胆地打量着还没有鲜艳起来的世界，风吹过来，它轻轻摇晃着，有些陶醉。它已经感觉到风的暖意了，这种暖意其实是一种使命，在万物尚未打着哈欠醒来的早春，自己要领先一步，长出芽叶，将第一簇柔嫩的香椿芽举在春天的目光里。

香椿的芽苞一层层打开了，像开花一样，长出一串串嫩芽，颜色

比朝阳还红，红得热烈、红得深沉，散发出浓郁的香，这时恰是采食香椿芽的好时节。把香椿芽采摘下来，稍作加工，煎、炸、凉拌、腌，都是让人唇齿生香的美味。这算是春天赐给人间的第一道美味。

在我小时候，一到春天，家里去年冬天窖藏的白菜，萝卜早吃光了，每天三顿饭只好就咸菜疙瘩下饭。于是，我三天两头往菜地跑，菜地里什么菜也没有，但地边上有棵香椿树。我就是去看香椿树有没有发芽，香椿树一发芽，我便拿着竹竿冲到树下，竹竿顶上是一把镰刀。我对准那一簇簇在风中颤动、生机勃勃的嫩芽挥动镰刀，嫩芽们便像长了翅膀一样一朵朵飞下来。第一次采摘，香椿芽很少，还不足我的一小握。有时候我为了多采一点香椿芽，镰刀一用力，把树枝都削下来。回家后，把香椿芽交给母亲，母亲将其洗净，裹上薄薄的面糊，先在热油里炸，再切成小块，放上清水做汤吃。汤里没有什么调料，但一家人却像终于开了荤的样子。

那些年的早春时节，我家菜园里的香椿树为我们奉献了一茬又一茬香椿芽，直到香椿芽因为温度

渐高很快变成又老又硬的香椿叶，我才放下镰刀。而这时候，菜园里的青菜也陆陆续续被端上了餐桌。香椿树终于得以安定下来，青枝绿叶，好好度过属于自己的时光了。这棵香椿树，因为我的镰刀年年砍削，本能地不断往高里长，后来竟窜到十多米高，瘦骨伶仃，一副要逃遁到天上的样子。它长在云端的嫩芽，即使再鲜再嫩，我和我的镰刀也只能望而兴叹，无能为力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家里盖了新房，母亲在院墙的南面、西面栽了几十棵香椿树。这些香椿树年年早春里生出一簇簇嫩芽，第一茬香椿采摘下来，就是小小的丰收。香椿多了，母亲的手更巧了，和豆腐、菊花芽凉拌，煎香椿鸡蛋，炸香椿饼，做汤，还腌制香椿咸菜，这香椿咸菜保存得好，过年吃都新鲜着呢。

如今，香椿树也在大棚里种植，如春风未起，春天还没真正启程之前，就生出一簇簇嫩芽，争先恐后，热热闹闹地上市了。

但我还是喜欢那些站在早春的微风中摇曳摇曳，既做报春使者，又提供天然美味，有一串故事的香椿树。

## 春色宜人最牡丹

◎刘雨东

春色满园关不住，花开成海引客来。

一场春雨的洗礼后，植物园里的牡丹多数已俏立枝头，花团锦簇，色香袭人，将春天装点得如诗如画。踏入牡丹园，顿觉豁然开朗，目之所及，除了牡丹，还有芍药花相伴左右。据资料记载，芍药、牡丹同属芍药科，种在一起，两种花会互传花粉，通过杂交出现新的品种，越开越漂亮。牡丹花期较短，且早于芍药开放，故常将牡丹和芍药混合种植，花期可以延续。

安步当车，闻香而至。牡丹园内一片片姹紫嫣红，花开正艳的牡丹一时让人眼花缭乱。颜色各异的硕大花朵竞相开放，层层叠叠的花瓣柔软娇嫩，丝绒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带着缕缕花香的清新一股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此刻，这里已成牡丹花海，一朵一朵肆意绽放，让你目不暇接。此时，赶上牡丹花开的美好时光，远亲近邻闻香而至，纷纷前来一睹其芳颜，邂逅一场花海之约。瞧！小的静雅别致，大的包罗万象，各有千秋，自成一品。正是最美的时节，一朵朵花蕾顶着晶莹的露珠，随风摇曳，魏紫姚黄，争奇斗艳，花开似锦，真可

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洛都。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是中国传统名花，雍容典雅、富丽端庄、芳香浓郁，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誉。

“摇风百态妖无定，坠露从芳影乱斜。”伴随着气温回升，牡丹一时间尽情绽放，雍容大气、姿态万千。许多蜜蜂在牡丹花上“嗡嗡”盘旋，

尽情吮吸，不辞辛劳地搬运着花蜜。

漫步其中，呼吸着芳香，满目皆是醉美美景，实乃人生一大幸事。而今，一年一度复又绽放的牡丹，吸引着市民和游客慕名前来，尤其是周末时光，更阻挡不住爱花人急切脚步，无论晨昏中午，总能见到前来留影拍照的人们，孩童们铜铃般的开心笑声，久久地在牡丹园回荡。



丛秉政 摄